

山水

與

古典

林文月◎著



三民叢刊 133



山水與古典

林文月 著

三民書局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山水與古典 / 林文月著. — 二版一刷. — 臺北市:
三民, 2012

面; 公分. — (三民叢刊:133)

ISBN 978-957-14-5557-0 (平裝)

1. 中國詩 2. 詩評

821.886

100016254

© 山水與古典

著 作 人 林文月
發 行 人 劉振強
著作財產權人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發 行 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電話 (02)25006600
郵撥帳號 0009998-5
門市部 (復北店)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重南店)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

出版日期 初版一刷 1966年6月
二版一刷 2012年1月

編 號 S 853330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

有著作權，不准侵害

ISBN 978-957-14-5557-0 (平裝)

<http://www.sanmin.com.tw> 三民網路書店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寫於重排版書後

《山水與古典》這本書，最初是在民國六十五年由「純文學出版社」出書，林海音先生主持其事。她自己是一位文學家，也是一位推動純文學的有心人。「純文學出版社」的主要方向，誠如其名，以純文學作品之出版為主。我個人曾在「純文學出版社」創辦的初期出版過《京都一年》。那是在林先生鼓勵下，以遊學京都一年的閒居時間，每月撰成一篇與京都相關的散文而結集的書。其後，相隔約五年，海音姐問我：「可有什麼書讓我們純文學替你出版呢？」我說：「忙著教書，沒有多少時間寫文章。」「你那些寫古典文學研究的論文，也是文章啊。」她總是有理由推動事情的。遂檢視抽屜內各論文的舊抽印本，共得長短十三篇。

這十三篇論文，當初寫作時，或與自己研究範圍相關而撰述、或因參與各種學術會議而提出，都是與我教學研究生生活有密切關係。不過，各篇的撰寫，初時並未指向出版一本書為目的，所以其間未必有相互關聯。在內容方面，包括論說中國的古典詩與詩人者，有兼及中



日比較文學者。這些主題的研究，一直都是我所關心的。只是，在出版之際，要找一個能夠含蓋這樣內容的書名卻不太容易。還記得當時在海音姐與何凡先生的府上，文人雅士高朋滿座，許多人都替我費神構想。幾乎是集思廣益之下，才定書名為《山水與古典》。到如今都還記得那種大家為我這本書而熱烈討論的情形。其實，大部分的人贊成，也有一些人不十分同意。最後，有人說：「名可名，非常名。」

於是，《山水與古典》便也理所當然的成為這本書的名稱。

「純文學出版社」結束後，民國八十五年承「三民書局」美意，把我在「純文學出版社」的三種書予以排版呈現，《山水與古典》為其中一本。值此民國百年之際，將再予重新印製，更是令人欣喜安慰的事情。容我在此補述三十五年前的一個小故事以誌謝意。

林 文 月

民國一百年九月五日

新版序言

這本書是二十年前所出版個人的第二本論文集，當時由林海音女士所主持的純文學出版社編印刊行。關於諸篇的內容以及寫作背景，已見於初版的〈前記〉之中，此不重覆。

二十年之間，許多美好的事情發生過，也有許多事情漸生變化，甚至於不得不落幕結束。

這本書中所收集的十餘篇長短文章，正是我在臺灣大學任教最忙碌的時期所寫。當時除了授課準備教材，以及這些論文的撰著之外，又已經開始日本古典文學《源氏物語》的譯註；同時，也逐漸用心研讀外祖父連雅堂先生的詩文。從本書中所輯入的〈源氏物語桐壺與長恨歌〉及〈連雅堂與王香禪〉等文章，可以看出端倪；而在本書出版後，我譯竟《源氏物語》，也撰成外祖父的傳記《青山青史——連雅堂傳》。

《山水與古典》的出版，在我個人的寫作生活上，因而成為一個分水嶺：一方面我孜孜不懈於自己的本業論文之著述，另一方面又兼及於譯事及散文之寫作。二十年來，這樣的寫



作方向未嘗改變過；遂令我於初版前言之結束處所言諸語，呈現了矛盾狀況。然而，我並沒有後悔；不唯不後悔，覺得這樣的改變，其實是相當自然且有脈絡可循的。寫作興趣之趨於廣泛，給予我較大的思考角度和空間，其正面的意義，毋寧是更值得自我安慰的。即以學術論文之撰著而言，其後之所作，似乎往往更能突破框架圍限。就此觀之，某些事情的漸生變化，雖難免始料所未及，卻也總是有其不得不然的軌跡隱約存乎其間。

而二十年的光陰，在猛然回首之際，則又未免似迢遞實匆促，令人驚心感慨。我自己已於三年前自臺大退休，純文學出版社亦於去年結束業務。林海音女士慨然將此書版權歸返予我；旋又承三民書局劉振強先生美意，遂有此書重新排版問世之機會。

新版《山水與古典》，僅在若干文字的錯誤及不妥處有所更正外，餘皆保留原來面貌。時光雖不可追回，往昔一字一句的心血，於我校對之際，彷彿又重現眼前。三民書局編輯同仁細心協助完成其事，令我感激，特此致謝。

林 文 月 書

民國八十五年四月三十日

前 記

這本書裡所包含的十三篇文章，是我十年前出版《澄輝集》（《文星叢刊》二五二）以後，陸續寫出的一些有關我國古典詩文及文人的短論。內容大體可別為三類：第一類是以六朝詩為中心課題者，包括遊仙、田園、山水、宮體詩及其相關的一些問題（在目次上，從第一篇至第六篇便是。第七篇談白居易的諷諭詩，雖在時代上是屬於唐朝的，但性質內容也可以收入在第一類型之中）；第二類是以文人為主要對象，而兼及於其詩文的（第八篇至第十一篇是）；第三類則兼談詩與文的關係（末篇並及於中日文學之間的影響比較問題）。

我所以把這十三篇文章放置在一起結集成冊，乃是因為它們有一個共通之點：這些文章的篇幅長短大致接近，而我寫作的態度雖然是認真嚴肅的，筆調卻都比較輕鬆。為求內容之一致，我沒有把在《臺大文史哲學報》第二十一期裡發表的〈唐代文化對日本平安文壇之影響〉那篇比較專門而可能是比較枯燥的論文收入此集內。

從文章的來源說，這十三篇作品之中竟有七篇是先後出自臺大外文系主辦的《中外文學》。計有：〈從遊仙詩到山水詩〉（第一卷第九期）、〈中國山水詩的特質〉（第三卷第八期）、〈陶謝詩中孤獨感的探析〉（第四卷第十一期）、〈宮體詩人的寫實精神〉（第三卷第三期）、〈陰陽怪氣說郭璞〉（第三卷第九期）、〈連雅堂與王香禪〉（第四卷第二期）及〈源氏物語桐壺與長恨歌〉（第一卷第十一期）。在編排目次的時候，這個事實不由得令我略感吃驚，而重新認識了我自己的單調個性。

我寫作賞析古典的論文始於大學生時代。當時有一份至今使人懷念的《文學雜誌》。受了師長學長們的鼓勵，我曾在那份雜誌上發表過一些不成熟的短文。那些「少年不識愁滋味」的文章多數已收入《澄輝集》之中。其後，《文學雜誌》停刊，《純文學》代之而起。我先後也在那份雜誌上寫了一些論文。不過，後來由於赴日一年，旅居客鄉的寂寞使我有較多的閒暇寫遊記雜文，所以我在《純文學》裡發表的散文竟超過了論文。每月一篇的遊記在一年多之後便集成了我的散文集《京都一年》了。爾後，《純文學》也停刊。由臺大外文系主辦而由中文系與外文系支持合作的《中外文學》繼起。我又很自然的陸續在這一份刊物上投稿起來。以上七篇文章便是如此誕生的。

〈鮑照與謝靈運的山水詩〉一文係發表在甫於一年前創辦的《文學評論》第二集裡。這

篇文章該算是屬於上述第一類型中唯一非《中外文學》的作品了。

〈陶淵明·田園詩和田園詩人〉及〈略談白居易的諷諭詩〉二文是我從民國五十七年至六十一年那五年間主編《國語日報》的雙週刊《古今文選》時期，於選注古詩文之際，為篇幅補白之需要而撰寫的。《古今文選》的讀者對象以高初中學生和一般社會青年為主，故筆調力求簡明，且避免繁瑣的典故與注解，所以這兩篇文章在全書之中頗有些國畫中「留白」的意味吧。

〈阿倍仲麻呂（朝衡）事跡考略〉則與上二文恰成對比，是一篇偏重考證性的文章。此文是我六年前在日本所寫的論文〈唐代文化對日本平安文壇之影響〉中的一小部分，後應雙月刊《思與言》之邀，稍加補充擴張而成。由於文字略嫌枯燥乏味，在編排目次之際，曾經猶豫取捨。後來覺得阿倍仲麻呂以一介日本留學生而終身留居唐朝，且與唐之文士如王維、儲光羲、李白等又有過密切的交遊，這雖是一件小事，但是透過小事也可以讓我們想像昔日中國文化燦爛之一斑，所以還是決定輯入。

〈記外祖父連雅堂先生〉一文最早發表於《國語日報》的另一份雙週刊《書和人》。這篇文章後來屢次被報章雜誌乃至學生的刊物轉載引用，而文字竟也多少有了些許出入。利用此次收入本書的機會，我曾予互相比較而略有增刪改動，所以與原載於《書和人》者小有不同。

外祖父去世時，我僅四歲，有些零星片斷的記憶卻仍依稀存留腦海中。每回我重讀紀念他老人家的此文，眼眶總難免要發熱溼潤的。

〈陰陽怪氣說郭璞〉及〈連雅堂與王香禪〉這兩篇短文是為《中外文學》曾擬設的專欄〈中外文人〉而寫。此專欄原先是預定由中文系的青木（筆名）先生與我，以及二位外文系的先生輪流執筆，用比較輕鬆而不違史實的態度來介紹古今中外文人生活逸事的。未料，原先講好中外隔期推出的這個專欄，在青木先生與我各登二文之後，外文系方面竟未有稿件合作，竟致流產停頓了。此二文當時發表時，我用的是筆名，所以對於我的外祖父也很不恭敬地直呼其名。不過，我寫這篇六千餘字的短文所下的工夫卻不比〈記外祖父連雅堂先生〉少。外祖父與王香禪女士間的故事，許多年老一輩的人都樂於談論。身為雅堂先生外孫女的我，對他老人家自是十分敬重的，但是對於詩人連雅堂先生，我對此亦難免有一份好奇心。然而此類文人私生活方面的資料，在傳記（我的舅父連震東先生在《臺灣通史》書後附錄有〈連雅堂先生家傳〉及〈連雅堂先生年表〉）及年譜（《臺灣風物叢書》有鄭喜夫先生所編〈連雅堂先生年譜〉）裡都看不到什麼痕跡。我曾經央求家母告知一二，可是她總支吾其辭未肯詳述。去年暑假裡，我乃鼓起勇氣逕赴士林，向舅父提出種種問題。很感謝舅父是一位開明而坦誠的人，在兩小時的談話裡，我從他的記憶之中尋找到一些事實真象。猶記得那個黃昏，舅母

也時時在一旁給我提供一些線索佐證，我把兩位長輩的可貴談話內容牢記於心中，回家後再與外祖父的詩文參照比較，便寫成了這篇文章。我自信寫此文的態度是相當客觀而嚴肅的。外祖父生前，在孫輩中最疼愛我，諒他老人家地下若有知，亦當原諒我這饒舌的外孫女吧。

〈長恨歌對長恨歌傳的影響〉原載於《現代文學》第四十四期。題目本作〈長恨歌對長恨歌傳與源氏物語桐壺的影響〉，篇幅也當然較本書所收者為長。我寫此文時尚未著手翻譯《源氏物語》，對〈長恨歌〉給與〈長恨歌傳〉及〈桐壺〉的影響，也只做到等量的對待處理而已。可是後來赴日參加日本筆會主辦的「日本文化研究國際會議」時，曾提出一篇日文書成的論文〈桐壺と長恨歌〉。此文對〈長恨歌〉與《源氏物語》的首帖〈桐壺〉，有較詳實的比較討論。返國後，我把那篇文章還原為中文，同時為著讀者的方便而試譯了〈桐壺〉為中文，一併刊登於《中外文學》。因此，我這裡便將《現代文學》所載的後文約三分之一部分刪除，而另收入此篇〈源氏物語桐壺與長恨歌〉，並將當時刊載的譯文也同時附錄於文後，俾便於本書讀者諸君之閱讀比較。

在此，我想附帶提一筆。自從民國六十二年四月，我為了發表〈源氏物語桐壺與長恨歌〉的實際需要而試譯〈桐壺〉一文之後，《中外文學》的編輯與讀者們再三鼓勵我將《源氏物語》全書繼續翻譯下去。那五十四帖百餘萬言的日本古典鉅著的全譯工作豈是渺小如我者所能負



擔得了的？但人生真也有些不可思議的事情，這個原本是我做夢也不敢想像的艱難工作，如今竟然落在我肩上，成為我平日授課與家務之餘的最大重擔，而每月平均萬餘字的翻譯，也就成為近年來我日夜最掛慮的事情了。現在我已譯成三分之二，距離完工之日雖然尚有一段時間，但希望總在眼前了。待那時候，還我自由之身，我冀求能完全回到自己的本行來，更努力研讀我所喜愛的中國古典文學。

林 文 月 識

民國六十五年八月一日

山水 與 古典

· 目次

寫於重排版書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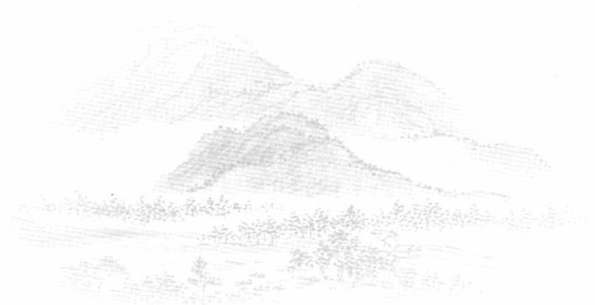
新版序言

前記

001 從遊仙詩到山水詩

023 中國山水詩的特質

065 陶謝詩中孤獨感的探析



鮑照與謝靈運的山水詩

0 9 7

宮體詩人的寫實精神

1 2 9

陶淵明・田園詩和田園詩人

1 5 5

略談白居易的諷諭詩

1 6 5

阿倍仲麻呂（朝衡）事跡考略

1 7 3

陰陽怪氣說郭璞

1 8 9

記外祖父連雅堂先生

2 0 1

連雅堂與王香禪

2 2 3

〈長恨歌〉對〈長恨歌傳〉的影響

2 4 5

《源氏物語・桐壺》與〈長恨歌〉

2 6 1

附錄：〈桐壺〉

2 8 1

（《源氏物語》首帖）



從遊仙詩到山水詩

一、前言

五世紀時代，我國文學史上出現了以自然景物為題材的山水詩，以其新鮮的色彩感與形象感，拓廣了詩的寫作範圍，不僅使六朝的詩壇活躍了起來，且更予唐詩莫大的影響。促使文學發展與變化的原因當然是多元性的，就以山水詩產生的原因而論，除了劉勰歸因於「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①以外，他如歷史社會的背景、生活風尚、思想潮流、作家個人的嗜好等因素，也無不直接間接有所影響；而就文學本身觀之，則辭賦、招隱詩、行旅之詩等文學的內容形式，也不能不說與山水詩各有其遠近的淵源關係。不過，這些並不在本文討論範

① 詳《文心雕龍·明詩篇》。

圍。此文擬僅就山水詩產生的途徑之一——從遊仙詩到山水詩，透過郭璞、謝靈運等主要作家的詩，實際觀察分析，從而把握其醞釀、發展，乃至於成熟之過程。

二、郭璞以前的遊仙詩

我國歷史上，從漢末的離亂，經三國之鼎立，再入於兩晉之世，在此綿延二百餘年的時間裡，內有黃巾賊亂，八王攻伐，外有五胡十六國之侵擾，實在是一段空前紊亂黑暗的時代。生活在那樣的亂世裡，人們失去了生活的安全感，甚至於對生命的保障也沒有了信心。在兵荒馬亂中無辜而慘死的百姓自是不計其數，而文士們因政治黨派的傾軋而橫遭斧鉞者，亦多至令人心寒。僅就魏晉之際隨便舉例，便有孔融、禰衡、楊修、丁儀、丁廙、何晏、嵇康、張華、陸機、陸雲、石崇、潘岳、劉琨、郭璞等。在這個時期裡，人對生活的要求已退至僅求保身而已。於是無為逍遙、逃避現實的老莊思想乃應運而復活，吸引了當時的人心，給他們開拓了一條新出路，緩和了現實生活的緊張。儒家思想中固然也有「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②之說；而老莊的宗旨是無為清淨，歸真返樸，要人回到原始的自然，而與世無

② 見《孟子·盡心篇》。